

祝敏彻 著

祝敏彻汉语史论文集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祝敏彻 著

祝敏彻汉语史论文集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祝敏彻汉语史论文集/祝敏彻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7.5

ISBN 978 - 7 - 101 - 05627 - 3

I. 祝… II. 祝… III. 汉语史 - 文集 IV. H1 -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7172 号

-
- | | |
|------|--|
| 书 名 | 祝敏彻汉语史论文集 |
| 著 者 | 祝敏彻 |
| 责任编辑 | 洪 涛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
| 印 数 | 1 - 2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5627 - 3 |
| 定 价 | 24.00 元 |
-

祝敏彻，湖北省武汉市人。生于1929年2月10日。1950年9月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1954年10月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从王力先生学习汉语史。1958年至1961年在兰州大学中文系、甘肃师大中文系任教。1961年至1963年在北京大学参加文科教材《古代汉语》（王力主编）的编写工作。1963年4月至1985年9月在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1985年9月至今在湖北大学中文系工作。现任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8年。

祝敏彻先后写有《论初期处置式》（1957年《语言学论丛》第一辑）、《先秦两汉时期的动词补语》（1958年《语言学论丛》第二辑）、《“得”字用法演变考》（1960年《甘肃师范大学学报》第一期）、《论近代汉语中的状语》（《程千帆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等论文，著作有《古汉语基础知识》（1978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诗经译注》（1984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朱子语类〉句法研究》（199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近代汉语句法史稿》（199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由湖北大学汉语研究所资助出版

序

收入这个集子的文章,是我一生中所写的论文的主要部分。

我 1954 年进北京大学做汉语史研究生,第二年在王力先生的指导下写了一篇学年论文《论初期处置式》。这篇文章得到王先生的肯定,数月后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 1 辑里。1957 年我又写了一篇学年论文《先秦两汉时期的动词补语》,又得到王先生的肯定,不久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 2 辑里。从此,我就走上了几十年研究汉语语法史的道路。

我一生中研究的重点是近代汉语语法史。本文集所收的多数是我所写的近代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论文。文集中也收集了我所写的其他方面的论文,如训诂、词汇、音韵等方面,但那为数很少。

我一生中研究的兴趣是汉语语法,我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就很喜欢汉语语法,做研究生后,更喜欢的是汉语语法史。我经常铭记王力先生的教导:不管哪篇论文,都要有创新。我一生中所写的论文没有哪一篇是没有创新观点的,回忆我的文章篇篇都能这样。我在王力先生的面前是毫无遗憾的。

本文集的出版,我十分感谢张力伟、孙玉文二人的帮助,也十分感谢湖北大学汉语研究所的资助。

祝敏彻

2006 年 3 月于湖北大学

目 录

序

论初期处置式	1
先秦两汉时期的动词补语	20
“得”字用法演变考	37
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	62
《朱子语类》中“地”“底”的语法作用	88
《朱子语类辑略》中的“便”与“就”	98
《朱子语类》中的动词补语	102
《朱子语类》中几种介词提宾的句式	115
论《朱子语类》语言结构的句法功能	122
《朱子语类》中的偏正复句	140
论近代汉语中的状语	149
汉语选择问、正反问的历史发展	166
《国语》《国策》中的疑问句	177
从《史记》《汉书》《论衡》看汉代复音词的构词法	195
论复音词与结构的关系	212
《朱子语类》中成语与结构的关系	220
简论汉语复音词构词法的历史发展	227
论初期“叶韵”	240
《释名》声训与汉代音系	254

论宋元等韵的性质	282
谈谈“同”与“通”	300
论“毛传”、“郑笺”的异同	304
敦煌变文中的几个行为动词	319
《释名疏证补点校》序言	325
谈谈学习古代汉语的重点与难点	331

论初期处置式^①

处置式的起源

现代汉语北方话里,处置式^②一般只用“把”字将宾语提前,如“把洋灯的火捻小了”(《曹禺选集》129页);只有书面语言里,有时还用“将”字,如:

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在口语里,这种“将”字句可以说是完全消失了;可是在早期汉语里,“将”字句和“把”字句是长期并存的(早期“将”字句比“把”字句更为常用)。“将”字句虽然在现代北方话里已经消失,但是它还存在于现代汉语某些方言里。下面是闽南话的一些例句^③:

那个人已经将帽仔再戴起来,将袍也纽起来。

伊将那个人用云盖起来。

那个人将袍包到愈严;将帽仔愈掀愈落来。

在论证处置式的起源时,我们必须对“把”字句和“将”字句的起源分别加以阐明。由于“将”字句比“把”字句产生得早,我们首先谈

“将”字句的起源。

“将”字在初唐以前，一直用作含有“持”“送”“助”“领”等意义的独立动词。秦汉时期，“将”很少用于连动式的句子中。

无将大车。(注：“送也”)(《诗经》)

百两将之。(注：“送也”)(《诗经》)

不遑将父。(注：“助也”)(《诗经》)

吏谨将之。(注：“持也”)(《荀子·成相篇》)

郑伯将王自围门入。(《左传·庄公二十一年》)

补过将美。(注：“助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南北朝以后，“将”才经常出现在连动式的句子中。但连动式中的另一动词，只限于表示动向的动词。

犹将两牌自随。(《续齐谐记》)

将奉向城门入。(《冥祥记》)

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搜神记》)

留一牵车，将数十人，欲以迎甄。(《幽明录》)

见一姬将两小儿过，并著青衣。(《启颜录》)

在第八世纪间，出现了下列两种连动式(开始时这两类句子都是作为连动式的形式出现的)：

一、动词“将”+名词(“将”的宾语，也是后面主要动词的宾语)+及物动词。

孙子将一鸭私用，祐以擅破家资，鞭二十。(《朝野僉载》)

(“将”有“取”义)

忽有人将书帖就公求售，阅之，乃借船帖也。(《尚书故实》)(“将”有“拿”义)

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李白诗)

料理中堂,将少府安置。(《游仙窟》)

能将流水引,更入洞庭波。(郎士元诗)

心将潭底测,手把波文袅。(皮日休诗)

前两句的“将”动词性还很强,后四句就完全虚化了,这样一种虚实并存的情况,显示出了处置式还处于萌芽时期。

二、动词“将”+名词(只是“将”的宾语,后面主要动词有它自己的宾语)+及物动词+名词。

乾道运无穷,恒将人代工。(唐明皇诗)

越女作桂舟,还将桂为楫。(王昌龄诗)

将心感知己,万里寄悬旌。(高适诗)

佳人当窗弄白日,弦将手语弹鸣箏。(李白诗)

在这两种连动式的句子中,“将”才开始虚化。“将”虚化后,第一类句子成了处置式,第二类句子中的“将+名词”成了工具语。

为什么这两类句子中的“将”容易虚化呢?原因是这两类句子中除“将”以外,还有另一个作为句中主要叙述词的动词,“将”只是表示一种不关紧要的辅助动作。语言中的某一成分所表示的意义(这里指的是行为)如果不甚显著的话(因句中另一行为表示的意义更为显著),那它所表示的意义就容易在人们的印象中逐渐消失掉,这样,“将”就由实而虚,新的工具语和处置式就这样产生了。

当时只有在上列两类句子中“将”才虚化。如果“将”是句中的主要动词,而不是次要动词的话,那它直到唐宋时代还未虚化。下面只举了几个唐代的例句:

高人炼丹砂,未念将朽骨。(杜甫诗)

此日侍臣将石去,共欢明主赐金回。(宋之问诗)

闲将酒壶出，醉向人家歇。（白居易诗）

张骞用其言，将石返国。（敦煌变文）

少时，桂心将下酒物来。（《游仙窟》）

尝一日附耳语高宗曰：“吾千秋万岁后，与吾兰亭将去也。”

（将，领也）（《朝野金载》）

“将”字不仅虚化成了处置式和工具语中的介词，较早时期（南北朝），动词“将”还发生过另外两种虚化，分别叙述于下：

第一，虚化为联词^④：“将”虚化为联词，是由于意义引申的结果。意义的引申，就使“将”由动词虚化为无实际意义、只起语法作用——联系作用——的虚词了。如：

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世说新语》）

风将夜共静，空与月俱明。（朱超道诗）

可怜将可念，可念直千金。（梁诗《咏佳丽》）

旁流欢将乐，共来长相思。（梁民歌《三洲歌》）

“将”原来是“领”“率”的意思。现在我们可以说“张三率领李四在路上走”，也可以把这句话看成“张三同李四在路上走”，这样一种转变——由“率领”转化为“同”——是极其容易的。

下面一些例句，“将”很像是表示“领”“率”等意义的动词，但实际上它已经不是动词，而是虚化了的联词。

紫凤将雏叫山月，元兔丧子啼江春。（吴融诗）

气清岳秀有如此，郎将一家拖金紫。（李白诗）

每将瓜田叟，耕种汉水滨。（李白诗）

“将”和“与”经常对称着用：

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空宜。（李白诗）

昔惟鹰将犬，今为猴与王。（李白诗）
 道将心共直，言与行兼危。（白居易诗）
 欲识秦将汉，尝闻王与裴。（卢象诗）
 水与行人远，山将落日连。（僧暮幽诗）

“将”与“共”“和”“逐”等对称着用：

莺将吉了语，猿共猓然啼。（殷尧藩诗）
 和簪抛凤髻，将泪入鸳衾。（杜牧诗）
 罗将翡翠合，锦逐凤凰舒。（李峤诗）

“将”独用：

卜簪司空原，北将天柱邻。（李白诗）
 小姑织白纻，未解将人语。（李白诗）
 巢父将许由，未闻买山隐。（李白诗）
 誓将衣羽客，买山构精舍。（刘禹锡诗）
 琴兮琴兮在自然，不在徽金将玼玉。（李咸用诗）

第二，虚化为动词词尾：“将”虚化为联词是由于意义的引申，“将”虚化为动词词尾，则是由于结构上的原因，也即是由于词在句中相互影响的结果。

在南北朝时期，“将+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动向动词”这样一种语言形式颇为常见。如：

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搜神记》）
 向亦窃将一男子来，书生既眠，暂唤之。（《续齐谐记》）（余例见前第2页）

当时这种结构已经开始与具有“率”“取”“持”“夺”等意义的外动词联用。但当它用在具有“率”“取”“持”“夺”等意义动词后面时，由

于“将”后面的宾语已在前文(或后文)出现,“将”后不再出现宾语,于是就形成“及物动词+将+来(去)”这种格式。

若生女者,辄持将去;母随号泣,莫敢救之。(《颜氏家训》)
不知所谓,命取将来,乃小豆也。(《颜氏家训》)

在“及物动词+将+来(去)”这种形式里,由于“将”前有与“将”同义的“持”“取”等动词,说“持去”“取来”已经把意思说得很明确,“将”字的含义也就可以不必显示出来;于是“将”的含义逐渐消失,就虚化为类似动词词尾的成分了。又如:

出帖付里正,火急捉将来。(《敦煌掇琐·五言白话诗》)
八十最是老,逢头捉将来。(王梵志诗)
窠被夺将去,吓我作官方。(《敦煌掇琐·燕子赋》)

不属于上述结构,而在“将+名词+动向动词”的句子里,到唐宋时代,“将”字还未虚化。如:

遂将死女尸灵归来。(句道兴本《搜神记》)
并将酒肉饮食来。(同上)
庄曰:“将我作具来”,乃一铁钩,长丈余。(《朝野僉载》)
勿取,但将纸来,复纵笔一挥,斯须十余篇矣。(王定保《唐摭言》)
流水不将山色去。(张乔诗)

由于“将”是在“外动词+将+来(去)”的结构中才虚化为动词词尾的,所以在它虚化以后,它的后面还是经常带有动向动词(宋以后就一定要和“来”“去”等联用)。

樵童斫将去,柔蔓与之并。(元稹诗)
骏马轻骑拥将去。(韦庄诗)

何人论说唱将来。(《佛曲三种》)

徐徐敛长袖，双烛送将归。(储光羲诗)

忽然有人扶超腋，径曳将去，入荒泽中。(《王范妾》)

唐代“将”后也有不跟动向动词的，有些只是因为诗句押韵或其他原因才把“来”“去”省掉了。如：

燕有宅一所，横被强夺将。(《敦煌掇琐·燕子赋》)

(应是“夺将去”，“去”被省掉)

白鸟带将帘外雪。(薛逢诗)

(应是“带将来”，“来”被省去)

眉黛夺将萱草色。(沈千运诗)

(应是“夺将去”，“去”被省掉)

也有少数句子“将”后不带“来”“去”，也没有省去“来”“去”的痕迹，这种句子为数极少。如：

文律操将柄，兵机钩得钤。(白居易诗)

(“将”和“得”都是词尾)

明妃遂作遗言，略述平生，留将死处。(《敦煌掇琐·昭君出塞》)

唐以前词尾“将”只用在“持”“取”等动词后面。唐以后，它不但可以用在“持”“取”“捉”等动词后面，而且也可用在“斫”“唱”等动词后面，能和一个意义完全不同的动词并用，本身又不表示任何实际意义，可见它这时才真正虚化为动词词尾了。

以上我们之所以详细论述了“将”虚化为联词和动词词尾，只是为了进一步证明我们提出的处置式和工具语中的介词“将”是由连动式中的动词虚化来的说法。

其次,我们简单叙述一下“把”字句的起源。

“把”字在唐代以前,也是具有“拿”、“握”等意义的独立动词。

左手把其袖,右手搵其胸。(《战国策》)

汤自把钺,以伐昆吾。(《史记·殷本纪》)

王先把其手曰:“事克当相用为荆州。”(《世说新语》)

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把,拿义)(《笑林》)

在李白、杜甫的诗和张文成的《游仙窟》里,“把”也还未虚化。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李白诗)

何须把官烛,似恼鬓毛苍。(杜甫诗)

下官不忍相看,忽把十娘子手而别。(《游仙窟》)

中唐以后,和“将”字句一样,下列两类句子中的“把”开始虚化:

一、“把”+名词+外动词。

醉把花看益自伤。(白居易诗)(“把”有“拿”义)

偷把邻王小管吹。(张祜诗)(“把”有“拿”义)

枉把金钗卜,卦卦皆虚。(敦曲《凤归云遍》)(“把”有“拿”义)

莫把杭州刺史欺。(白居易诗)

不把庭前竹马骑。(敦煌变文)

司徒曰:“汝向闲时,把他堂印将去。”(韦绚《嘉话录》)

前三例“把”的动词性还很强,后三例“把”就完全虚化了。

二、“把”+名词+外动词+名词(非间接宾语)。

支分闲事了,把背向阳眠。(白居易诗)

把疑伤虺节,用恐破蛇瘤。(皮日休诗)

“把”字虚化的原因，如同“将”字，这儿就略而不谈了。

不属于上列两类句子中的“把”，在中、晚唐时期，还是用作独立动词：

手不把书卷，身不摆戎衣。（白居易诗）

作商迷贸易，空把书卷行。（姚合诗）

解事把我离书来。（敦煌变文）

因为“把”是独立动词，所以它后面有时带有动词词尾。

余时把著手子，忍心不得。（《游仙窟》）

后母一女，把着阿爷，杀却前家哥子。（敦煌变文）

千尝刺凝曰：“把得新诗草里论。”（王定保《唐摭言》）

上面叙述的，是由于“将”和“把”的虚化，因而引起处置式（“将”字句和“把”字句）的产生。另外，我们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还看见一种同样虚化的情况，但虚化的不是“将”“把”，而是“将”“把”的同义词“拿”。现代上海话中的处置式，就是用介词“拿”将宾语提前的。如：

拿地主打垮了。

拿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方言中这种介词“拿”字，给我们的说法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还清楚看到：连动式虚化为处置式，和连动式虚化为工具语，是同时发生同时完成的。处置式在形成过程中并不是先经过工具语的阶段然后再发展为处置式的。

初期处置式的结构

一、谓语^⑥方面